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余往年編次賓萌集其襍篇一卷皆襍文也王補帆同年爲廣東方伯時已爲刻以問世矣然其時編葺亦間有遺漏而比年以來又歲有所作今年夏命人寫錄之得如千首大半皆苟且疇應之文或摹擬以爲古或炳煇以爲工體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姑錄而存之爾吳下有潘氏昆弟曰祖謙字濟之曰祖均字和甫乃相國文恭公之孫昔曾從余學詩賦者也請以此編付之剞劂嗟乎昌黎有言大慙大好小慙小好庸詎知吾之所慙非世之所好者乎刻成校勘一過漫書數語於簡端亦聊以識兩生拳拳之意而已辛未八月俞樾記

襍文序

春在堂禠文

德清俞樾

重建詁經精舍記

學問之事莫大乎通經通經之道義理尚矣然義理不
空存必有所麗學者抱一卷之書奉一先生之教信口
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曰吾於義理已得之矣
質文之異制語焉而不知古今之異言問焉而莫辨譬
猶不窺其藩不涉其庭而曰吾已升堂而入室也然典
籍散佚自孟子時已病之兩漢經師于煨燼之餘先後
講求三代遺文乃始可讀訓詁名物十得二三夫唐宋

禠文一

以後儒者不能通曉古言譬猶生于楚者不能齊言也
其不能推明古制譬猶北人不信南方有萬石之舟南
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也何者其去之也愈遠其求
之也愈難是故唐宋以後儒者於訓詁名物雖亦有所
發明終不若兩漢經師之足據也西湖孤山之陽有屋
一區阮文達公視學兩浙時嘗于其地集通經之士成
經籍纂詁一書推文達之意通經必從訓詁始訓詁之
不通如名物何名物之不識如義理何事有先後固如
是也及文達撫浙遂卽其地勸建詁經精舍而奉漢儒
許鄭兩先師栗主於其中使學者讀許鄭之書通曉古

言推明古制卽訓詁名物以求義理而微言大義存其中矣文達去浙精舍興替不常泊乎庚申辛酉之亂鞠爲邱虛于是同治五年二月浙江布政使湘鄉蔣公重建詒經精舍公之言曰吾湘故潭屬也請言潭故考宋史尹穀傳稱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日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是精舍規制在書院上今浙省數文崇文紫陽三書院已次第修復而精舍未建非所以明經訓儲高才也乃屬舊肄業精舍生丁君丙林君一枝董其事五閱月而畢功用錢七千緡皆出自公其後故

襍文一

二

有三祠曰正氣曰先覺曰遺愛道光初從金沙港移附于此者有舉無廢仍其舊貫西偏有樓志書所稱第一樓也樓後尚有隙地乃曠而大之爲前後各三楹相連屬以居掌教者而精舍課士之法及奉漢儒許鄭兩先師栗主皆如文達故事當是時兩浙初定日不暇給公能加意文教修復精舍俾肄業于是者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聖人之遺經其有裨兩浙之人材學術者甚鉅規模旣立公旋遷廣東巡撫以去去後二年浙江巡撫今遷兩江總督荷澤馬公聘德清俞樾主精舍講席丁君因請以文紀之樾旣忝竊舉比

義不得而辭乃述重建木末勒之石

杭州重建慶春橋記

慶春橋古菜市橋也。始之年蓋不可考。然咸淳臨安志已載有菜市橋。橋亦古矣。宋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是橋也。宋時蓋在東青門之外，皆菜圃也。故東青門亦名菜市門，而橋亦以是名。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強而大之，終市河於內，于是菜市之橋亦絡于城內。明太祖命曹國公朱文忠取杭州，以爲省城，易東青門曰慶春門，橋從門名，是爲慶春橋。然杭人猶呼曰菜市橋。從

雜文一

三

其朔也。自明代以至于國朝，相仍不改。歷年滋久，勢將傾圮。及今弗圖，將有實隊之患。于是城中搢紳先生請于方伯方伯，請于大中丞李公子，釐捐局發錢三千貫，又由本地公捐錢八千餘貫，爲修葺之資。卽經始于同治八年某月某日，至是年某月某日而畢。工都凡用錢一萬一千貫，有奇。高卑廣狹，仁其舊貫，庀材量功，有加于昔。欄櫺完固，秩砌平夷，舟楫通于下，輿馬交于上。洞如坦如，罔不達。由僉曰：斯橋亘于慶春門之內，由其名思其義，方今聖人在御，溥海內外，咸煦育之。當春始和，布德行惠，有司百執事，敬迓于東郊，天地溫厚。

之氣 朝延寬大之德是承是迎于是乎入又況其
外則 郊壇存焉牲牷玉帛有事靈場罔不經由
乎是用能承天之庥以造福于杭民民氣和樂年穀順
成疾癘不作閭閻殷富允若茲茲橋之成豈細故歟乃
刊貞石紀成功爲休頌垂無窮辭曰

古菜市橋今日慶春歲久不葺行者孔艱乃鳩厥工厥
王雲屯乃庀厥材厥材輪囷厥功既成砥平規圓我車
我輶我舡我船熙熙有衆罔不率循溫溫春氣入自郊
闈福我黎庶于是乎先於萬斯年尙無有遷

潘玉泉觀察養閒草堂記

禠文一

四

潘君玉泉以養閒名其堂何子貞馮景庭兩前輩各爲
文以記之而君又徵文於余余聞昔有士人每夜露香
祈天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使我問汝所欲答
曰某所欲至微但願衣食粗足逍搖山水間以終其身
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
貴可也然則人生清閒之樂百倍於富貴乃上帝所吝
惜而不輕予人者君何修而得此於天哉且君以宰相
之子有位於 朝門望甲天下而才略又足以副之方
江浙之隲陷於賊也君躬履行間與士卒同甘苦其知
勇忠誠尤爲遠人所信服故能聯合衆志輔翼 王師

而東南底定之功遂自蘇州始君與有力焉宜其大用於世以光輔我中興乃事定之後同時其事之人節旄相望而君棲遲偃仰至今日猶養閒於茲堂天之於君信乎獨厚矣亦可見人之役役不得閒者或其人之自不求閒而非天之果吝之也雖然君之養閒君之自養也吾安知非天之以閒養君而欲大用之乎閒之也愈久養之也愈深而用之也將愈大吾懼君之不終於閒也君行年五十矣尊有酒坐有客室有圖書庭有花木與吾輩閒退之人從容笑語於其閒此真上界神仙之樂不可多得者也元人吾子行之言曰手冗心閒則思養閒之助

薛慰農觀察烟雲過眼圖記

薛慰農觀察綜其生平所閱歷繪圖凡八而總題之曰烟雲過眼嗟乎天地吾逆旅也其忽然而過吾前者野馬也塵埃也曾何足以控搏乎余齒未五十而向所曾經恍如隔世都不記憶因君紙上之烟雲等吾夢中之蕉鹿異同之迹有可言焉漢諺云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君第一圖曰橋庭侍讀志家學也而余年十五卽侍先

君子讀書南蘭陵雖頑鈍無似而至今粗通經訓者先
君子之教也此與君同者一蘇家兄弟風雨對牀今猶
豔稱之君第二圖曰棣萼談經志友愛也而余在臨平
湖廡廬與家兄王甫分燈讀書者前後六七年此與君
同者二皋比絳帳徒榮觀耳吾人作秀才時爲童子師
其酸寒風味頗自不惡此君第三圖所以繼之以滁山
村學也而余未通籍前授徒新安自乙迄己凡五載所
居曰汪村距城十五里故村夫子面目至今未改此與
君同者三唐人云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都下九衢
車馬萬國衣冠吾儕得蝨於其間豈曰非福此君第四

雜文一

六

圖所以繼之以燕市紅塵也而余自與計吏偕暨讀書
中秘居京師較久巢痕雖掃而爪印猶存此與君同者
四秦淮佳麗甲天下君少時以秋試至金陵桃葉渡口
長板橋頭故熟游地也撫今思昔于是有淮水秋風之
圖是居第五而余於金陵全盛時曾未一游同治乙丑
及丁卯一再至焉則兔葵燕麥而已不覩其盛烏知其
衰此與君異者一古人於舊所治處每有不能忘者羊
叔子徘徊於峴首白太傅眷眷於杭州賢者多情於此
可見君前守嘉禾多惠政禾之人思君君亦思禾於是
有鴛湖春夢之圖是居第六而余雖嘗備位於 朝未

得補外此與君異者二方江浙之險陷於賊也實以滬
瀆一隅爲旋乾轉坤之樞紐君負文武才李肅毅伯招
致戎幕東南底定與有力焉於是乎有滬瀆從軍之圖
是居第八而余章句陋儒未一段筆此與君異者三至
其第七圖曰章門戢影乃因避地而作余遭庚辛之亂
流離轉徙自浙西而至浙東又自海外之舟山而至滬
上江櫺海機曾無定居同治建元之歲始航海至丁沽
寇氛旣遠稍謀息肩閉戶筆經或而月不一出君居章
門余居津門南北異地情事亦小異其爲戢影則同此
與君異而同者一夫人生蹤迹動若參商况余材力曾

襟文一

七

不能望君萬一乃綜計所遭異者惟三同者有四異而
同者又一何其相同之多乎此余之所甚幸而樂與君
並論者也君解組後爲崇文書院山長而余今年亦忝
主詒經精舍講席同在湖上又皆有樓以攬湖山之勝
湖樓燈火相與論文在他日視之亦一烟雲也君其於
滬瀆從軍之後補爲一圖則余之幸與君同者此又其
一矣

許萊盟蕉陰問字圖記

許君萊盟總角好學鹿勤不亂深明箕奧尤精六書凡
將急就靡不尋暢浚長全書靡不貫綜耆年舊齒一鄉

矜式聞名傾耳匪伊朝夕不我遐棄俾來以圖觀德於始原本所由乃知先德也愚先生底究羣典咀嚼七經廣學軌微蠱於雙匹君從問字日知所無案經考典承寫其流五十而慕至今不替乃審厥象傳播丹青巴且叢生垂芳遺藻是稱君子之澤匪惟蓼儀之思余材薄思淺日就荒落感君堂構能無撓頤乃述都較用示凱式

故中議大夫高公八十生日上壽記

郭君日長旣致身通顯乃言於朝請贈本生父母如其官制詔許焉君故高氏子本生父高公以君貴贈

雜文一

八

中議大夫母姓邱氏以君貴贈淑人君奉璽書布几筵告於寢廟昭明顯融在高氏爲有子矣夫干霄之志遂則冀本之意殷養生之事窮斯追遠之念起當著雍執徐之歲上溯中議公及淑人之生蓋行年八十矣君奉觴上壽仍如生時而屬其友俞越以文記之或曰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况施之身後乎郭君此舉殆非禮矣越曰否否不然此禮以義起也君念自幼出後郭氏於厥所生不克盡一日之養每誦歐陽公之言祭而豐不如養之薄未嘗不流涕也乃於縣弧設帨之日設詞几以依之陳五鼎以款之匪云祭也蓋曰養也禮所謂事

亡如存者與余於此舉既有以見君之孝而又有以知
中議公及淑人之賢今夫一命之士歸美其親尚以爲
積善之報况君階三品郎官之尊上應列宿而中議公
與淑人晏然於其身後坐受寵名 詔書褒美焜耀九
泉然則中議公之爲人其必竺厚而寬仁者也不然則
俊偉而有令望者也不然則恂恂長厚不得罪於鄉黨
州閭者也不然則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有古朱家郭解
之風者也淑人之爲人其必溫良而慈惠者也不然則
克勤克儉宜其家者也不然則好行其德相夫子以睦
姻恤鄰者也不然則兢兢自持無疾言無遽色者也此
與 聖天子褒美之辭知其必有合矣詩曰君子有
貽父母令名郭君有焉乃作頌曰

懿彼哲人德皎皎兮宜顯於世乘朱輪兮不於其躬於
子孫兮有子猷猷善承先兮雖後他族篤本根兮烏鳥
之私達 帝闈兮自天錫命告墓門兮春露秋霜歲
月遷兮鞠脰上壽如生存兮有肉在俎酒盈尊兮惟冥
惟漠鑒此勤兮式飲式食苾而芬兮冥靈大椿壽無垠
兮南游蒼梧北昆侖兮萬有千歲乃上仙兮垂曜億輪

福後昆分

隱梅盦銘

隱梅盦者顧君濂鄉所築也高閣觀海空廊玩月蘭坡
桂壑春秋是宜具區之勝畢輪于此自非名人魁士莫
適爲主乃有屠君石臣巍然高厲樂於陵灌園之契爰
居爰處琴書自娛舊植梅樹近者零落因地裨補以仍
舊貫於是四方士仁慕君風規請書銘于石用詔來者
辭曰

泉波波石叟婁花朶人幽幽

唯自勉齋銘

雜文一

十

唐君鶴安取其先世質肅公之語名其所居曰唯自勉
齋請湘鄉相公書之而其同里吳少村中丞用陶士行
運甃故事爲之圖吳縣馮景庭宮允曰此六書指事之
法謂運甃卽自勉之可見者乃余觀其前有暨陽吳君
所繪小象坐木養和憑几觀書几所陳者茶甌一硯一
墨一筆倍之如是而已未見其朝夕運甃也中丞此圖
其果有當君意乎雖然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陶士行之
運甃蓋止以勞力自勉若君之危坐觀書雖若甚逸而
其勞有百倍于運甃者矣余始識君君方爲吳縣令其
時大亂初平瘡痍未復君務撫循其民且謂仁政自經

界始力以清丈自任然則君之坐對一編所率孳講求者固自有在其自勉之意豈必待運甕而見乎請循宮允之例以六書譬之中丞所圖者象形也余所論者會意也君酷嗜金石嘗諭余唯自勉齋石墨希世三種一夏仲兗碑二張元異碑三王伯敦碑皆據宋搨本鉤摹而精刻之或疑時方多故君任煩劇何暇從事于此不知此亦君之甓也余在吳下爲賓氓每過君齋惟論金石文字不及其他然有以知君自勉之深也故爲之銘其辭曰

陶公運甕晨至昏君坐讀書容溫溫其自勉也相匹倫

雜文一

十一

君爲質肅二十九世孫質肅之意君克敦請以茲圖詔後昆

徐烈女傳

徐烈女浙江歸安人小媵次令之女也有齋表度其娣秉德禮已習於牖下言不出於業外許嫁同里鄭氏五兩之幣既將三周之輪未御其時蘇臺告陷苻城戒嚴附近保聚咸遭隣轢烈女家在雙林鎮厥土衍沃其民饒富爲所覬覦非伊朝夕咸豐十年十有二月八日賊果大至雖開黃皮之室難敵赤倉之兵空驅黑雲之都莫禦白波之賊金鎬雨集彤珠星流田單鐵車固非素

具袁閔土室豈能久匿烈女潛出後戶將投清流爲賊
所遮抗志不屈蒙袂疾走負石自投越三日賊退家人
求得其屍茹清飲潔衣苔帶藻肌骨未殞刃痕猶新烏
乎可謂烈女矣臺臣上聞 璽書褒美所司旌表一如
律令余同年生鄭聽槐比部乃其君舅也感貞柯之早
摧惜嘉禮之未成寓書於余請爲之傳因撮章較用茲
將來

論曰浙西淪陷載離寒暑市廛灰燼老弱溝渠何其酷
也然金石之質在波中而不流松柏之節因歲寒而益
見 天子嘉赤石不奪之志有疾風勁草之思爰命

雜文一

十一

所司廣加采訪凡摩笄之毅魄髣面之貞魂因已含笑
九原矣余自反初衣久輟史筆雖有論譔豈爲光榮惟
念是歲之夏吳中不守巡撫徐公握節效忠銜須赴義
卽烈女之季父也後先數月忠烈一門雖明月之珠自
然無類而醴泉之水實亦有原當時紵青挖紫之倫戴
纒垂纓之士或閭敖遊涌而逸或華元棄甲而復夫夫
也豈獨類泚於尸臣抑亦顏經於碩女矣

魏氏兩玉孺人傳

舊史氏俞樾曰錢唐魏氏有兩節母皆姓王氏一於例
得旌一於例不得旌然皆賢明閑習禮法有古賢婦風

余與魏君錫曾相遇于閩中錫曾博雅好古君子人也
兩節母者一其母一其本生母以余故居史職請爲之
傳出所撰兩母事狀及年譜視余詳哉言之乎夫爲人
子述其母例宜詳若立言之士則宜舉其大者傳信於
後余雖非其人然例存焉撮大端著于篇

節孝王太孺人仁和人年二十有三歸 贈修職郎國
學生魏君魏君諱謙豫字謹齋性峭直不能容人過孺
人每以和劑之其始歸不逮事姑而事無巨細必由舊
春秋祭祀終其身無損益秋或薦蟹必陳醢若蘊曰吾
家故事也謹齋君從父山東兗沂曹濟道春松君丁母

雜文一

三

憂里居督家人嚴羣從稟命惟謹孺人所居爲聽事之
樓飭婢媪屏聲息俟閒灑掃客至不知樓之有人也春
松君亟稱之孺人歸三年而謹齋君卒遺腹生女未適
人而天謹齋君有弟曰漁塘君諱謙泰生子錫庚遂以
爲後俄而錫庚殤越十有五年始後錫曾錫曾曰吾本
生曾祖復堂公諱浚中年喪子吾曾祖秋浦公命第三
子筠軒公諱蓉者後之筠軒公生五子早卒吾祖瑤舟
公經理其內外事本生祖妣趙太安人德之故錫曾之
爲謹齋公後趙太安人之意也又十有二年而漁塘君
始以孺人苦節顯郡縣達大府聞于 朝旌如例明年

漁塘君卒漁塘君故母事孺人或稍拂孺人意必斂容靜聽俟孺人言已乃退孺人亦不藏怒於胷中言已又躬視小郎飲膳問旨否如平常自錫庚之殤也漁塘君竟無子及錫曾生次子本詒議以爲錫庚後仍歸之漁塘君告廟之日本詒殤焉孺人哭之慟蓋傷漁塘君後嗣之艱也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浙西聳孺人命錫曾率謹齋君及漁塘君夫婦之柩卜葬于錢塘縣九條沙之原自御肩輿繞墓域行一周曰葬事畢吾責謝矣謹齋君于昆弟中最長故孺人晚歲行輩最尊族人有所事必請于孺人有議分祭田者一言折之遂已生平營喪

祿文一

古

事入葬事一婚嫁事六卒年七十有二

越曰南中地隘民稠婦女多棲居客登其堂輒聞樓上諠笑聲譙呼聲移什物聲履聲刀尺聲雖地實限之然褻賓客亂內外余每至人家聞其若此心弗善也孺人居樓而人不知其敬慎嚴肅可知矣其爲賢婦宜哉聞孺人疾革時親故候問日率一二十人朝集莫散如是者旬日烏呼非孺人之賢其烏能得此於人哉

王太孺人亦仁和人年二十一歸 贈修職郎貢生魏

君爲繼室魏君諱兆奎字月躔初娶于汪子周皆無子孺人少于月躔君九歲歸十六年而月躔君卒時姑趙

太安人猶在堂老耄失明未之知也人亦祕不以聞孺人飲泣承堂上歡或問及月躔君病狀必勉作數語以對踰年始知之撫孺人曰兒歿累汝矣吾憐汝吾憐汝孺人有六子錫名錫爵錫曾錫普錫疇錫錫祿女子子一人錫疇幼殤錫曾以趙太安人之命出後月躔君從兄謹齋君語詳節孝王孺人傳再功令婦人年三十以內夫死不嫁旌其門月躔君之卒也孺人年三十有六矣故旌不及焉孺人撫諸孤成立以婚以嫁然以少時從父宦游滇中習知仕宦躋阨之狀故其教諸子各就材質所及不責以仕進性不喜逸樂雖生長官舍而日事

雜文一

五

菑繡晚歲鍼黹不去諸手猶以婦功課諸婦及諸女孫焉于汪周兩外家無敢失禮爲長子娶婦周卽周孺人姪也女適張氏其姑卽周孺人妹且詩曰不思舊姻吾以思舊姻也遇汪孺人之妹適錢氏者尤厚及遭寇亂命錫爵收養其孫臨歿謂錫普曰汪氏母周氏母與汝父分葬宜謹視松楸無忘吾言杭之初陷也月躔君弟茗卿君歿未久柩在城中孺人命錫名百計出之姊婦王亦旋卒合而葬之當是時寇氛甚惡錫名冒險從事人以爲難蓋體孺人意焉孺人始時子婦婿女咸在孫女二十五人外孫男女六人歲時伏臘畢集于前爲孺

人壽極門庭之盛亂後零落或死于病或死于餓或死
于難至今存者僅子二人錫爵錫會孫五人本濂本存
本恂本初本參而已孺人亦遇賊赴水者再皆救而免
以錫曾在閩候補鹽場大使乃航海至閩從錫曾居其
年春秋已六十有一感念今昔俯悼卑幼盡然傷心未
幾病卒病中自言吾分內之事都畢無所罣礙臨屬纊
尙召集諸孫分賜瓜果問佳否焉

樾曰孺人有過人之行三焉含悲茹痛承君姑歡一也
篤于前室之母氏三也不避艱險命其子出夫弟之喪
于賊中三也之三豈獨閨中所難哉雖丈夫猶難之

雜文一

六

孺人所處之境前豐後嗇安之若素蹈危履儉無蹙蹶
之狀器識固已遠矣老病告終神明不衰有以夫

孫琴西同年遜學齋詩序

予讀詩三百篇而知古詩人之立言各有其體也十五
國之風大半出於勞人思婦之所作與夫民俗歌謠之
辭故其言微而隱其旨婉而曲使人讀之不能卽得其
意之所主而抑揚反復常有存乎文辭之外者蓋其人
固微者也情之所感事勢之所激耳目聞見之所觸不
能已於言而又有所不能明言故其言如此若夫大小
雅之作者則皆王朝之卿士大夫也其上者爲周公召

公卽下之亦家父凡伯之倫也故其爲詩往往陳祖宗
之功德王業之艱難而中葉以後政事之得失民人之
利病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消長無不見於其
詩視風人之辭何其異哉蓋言出於人其人不同其言
亦異而世之論詩者執一以概之徒見風人之辭微婉
不盡以爲詩教固如此是有風而無雅矣瑞安孫琴西
予同年友也其人疏簡寬易而常有當世之志戊午歲
天津戒嚴舉朝爭和戰未決琴西時以翰林直 上書
房兩進封事言甚切是年夏遂拜出守安慶之 命攜
家累出都因兵阻迂道吳中予適寓吳得相見蓋自別

雜文一

於京師已四年矣出所著詩十卷屬余校刻且語余曰
刻成後勿遽播我詩以我詩多狂言也余謂君以一書
生受 天子知遇入史館直 內廷雖由草茅進非

家父凡伯爲周之世臣者比然固從中朝卿大夫之後
矣方今 天子神聖 朝廷清明而海疆不靖垂二
十年君預修 宣宗成皇帝實錄備知其事未

又自粵賊踞金陵蔓延東南數省爲 宵旰憂而君官
京師聞見尤近憂時感事之忱不能自己而發之於詩
此豈得謂之狂言哉予固不足以知詩然嘗讀三百篇
而知詩人立言之體刻琴西詩竟因書此於簡端告海

內之讀琴西詩者至其詩上追漢魏而近作尤似蘇黃世多知之弗論也

黃蔚亭誦芬詩略序

餘姚黃氏以忠孝世其家在宋南渡有慶元通判佚其名字建炎四年城陷死焉宋史疏漏無聞焉爾厥後有諱堉者當明初葉文皇靖難不屈而死迨其末年委鬼當路忠端嶽嶽抗疏批鱗致命圍土廟食宛陵是稱三忠世濟其美恂恂小雷孝乎惟孝萬里等兄弟事詳明史聖清龍興徵求遺獻梨洲先生耽經樂術其書滿家猗猗衡門盤桓利貞海內高之學者宗之煥往輝來邁種

雜文一

大

厥德其七世孫炳屋字蔚亭高明令融兼苞載籍何規履矩不忝所生作爲詩歌以播先烈遠而彌芳庶同如蘭歲在商橫賓興賢能君舉于鄉有令子曰維翰字彥方亦預其選呦呦鹿鳴式燕嘉賓父拜於前子拜於後冕紳莘莘咸曰休哉亦世載德斯之謂與余忝詒經講席因與過從卒業是編感衛惺讚先之義嘉令德之孔爍庶流芬之不沫輒題其端識都較焉

盧孺人焦尾閣贖草序

昔謝道韞柳絮因風之句今古豔稱之其後以節著不失爲賢媛而天壤王郎一語君子終病其不婦烏呼此

吾所以賢盧孺人也孺人爲國學生菊人王君之配王君自幼以文藝有聲孺人父南屏處士見而器之曰此讀書種子也遂以孺人女焉已而王君竟以父老廢讀書舍儒而賈時孺人猶未歸聞之不樂然及其既歸也則相敬如賓客王君雖服賈固高才生也而孺人亦能知其才而安之不以其不克致身青雲幾微見顏色奚有如天壤王郎之語者乎吾於是歎孺人之賢而又有以賢王君王君者蓋亦修身齊家之君子也彼士夫之家朝詬而莫諄其亦有媿於此乎夫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孺人薄貨殖意詩書雖失望於初天必償之於後集中

雜文一

九

有句曰矮屋數椽燈一點我家喜有讀書兒固已見及此矣歲在戊辰余主講詒經精舍有王生曰禹堂者肄業其中乃孺人之長子也年少而學瞻爲詩古文詞斐然可觀余甚偉之一日以孺人焦尾閣贖草求序于余則孺人之沒已四載矣余憫孺人之志而敬其賢且知天之必有以償之也故書其簡端如此生其益助所學則所以成王君未究之志而慰孺人於泉壤者亦必不遠矣

徐誠庵荔園詞序

古人之詩無不可歌者三百篇以至漢魏無論矣至唐

人而永豐楊柳之篇禁中奏御黃河遠上之章旗亭傳唱蓋詩與樂猶未分也其後以五言七言限於字句不能暢達其意乃爲長短之句抑揚頓挫以寄流連往復之思而詞興焉詞興而詩於是不盡可歌矣詞之初興小令而已椎輪大輅踵事而增柴桑歸去之辭東坡衍之而成哨遍屈子東皇太一之歌高疏察采其意而成鶯啼序一唱三歎大放厥詞實開元人北曲之權輿焉曲興而詞於是不盡可歌矣嗟乎聲音之道與世升降詩而流爲詞詞而變爲曲至於曲而聲音之道卑矣於是十二律八十四調及自宋以來相傳之十六字譜悉

雜文一

三

舉而委之伶工而士大夫以爲非吾事其何以解於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之譏哉少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夫詩之律誠有難言至詞之律則宋元架燹猶有可等承學之士所宜遵守然周公謹賦木蘭花慢西湖十景詞六日而成楊守齋見之曰語麗矣如律未諧何遂相與訂正數月而後定填詞易而協律難自昔然矣張玉田之父寄閒翁賦瑞鶴仙詞有云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等春兩翅詞成歌之惟撲字不諧易以守字乃諧嗟乎詞人之詞不當如是耶徐誠庵大令余三十六年前與同補博士弟子員者也今需次吳下而

余適寓吳朝夕往來相得甚歡出所著荔園詞二卷見示余讀之則於紫霞翁所論作詞五要無一不合蓋嚴於守律者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不知律何足知詞毛公不云乎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余之詞但可謂之謠而已若誠庵之詞其尙有詩樂相通之遺意乎因書此於簡端願世之人識曲而聽其真勿徒賞其字句之工也

紫陽課藝序

同治四年余浮海南歸適吳下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余承其乏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懶泉

雜文一

三

比虛擁兩易暑寒至六年之冬吾浙馬穀山中丞以余粗通古訓延主講經精舍遂辭蘇而就浙顧念吳中爲人文淵藪雖遭兵亂不乏好學能文之士省會舊有紫陽正誼兩書院今正誼改課經解詩賦而以制藝課士者獨紫陽耳聚吳中羣彥而課之於此凡他省之來游於吳者亦得與焉雖登賢書貢成均者莫不抽豪授簡於斯堂宜乎文之彬彬稱盛矣是時天子方垂意斯文封疆大吏咸承

上意興書院以教育人材而

余學植荒落意興衰頹猶得從容揖讓於講堂之上借月旦品題與諸君結文字之緣茲非幸歟自五年二月

至六年十一月中閒因鄉試停課者兩月余共舉行一十八課所閱文不下六千餘篇茲擇其尤者得八十篇付之剞劂至中丞方伯廉訪每月所課余未得披覽故所選不及焉吳中人文固不盡於此余姑借此一編以存雪泥之爪印而已

吳中唱和集序

庚午冬竹樵方伯恩錫自奉天府尹拜蘇藩之命樾時寓吳中其舊知方伯者輒喜相告曰詩人也詩人也今年春方伯莅吳樾適從西湖謁經精舍還吳下寓廬一見如故以南游草一卷見示誦之清麗絕倫因步集

雜文一

三

中雨泊常州詩韻題贈一律方伯不以樾爲鄙陋詩筒往復幾無虛日蓋未而月而方伯已二十疊韻樾亦疊至十餘幕府諸君屬而和之者又數人唱和之盛古未有也昔東坡先生最喜疊韻然亦不過數疊而止明李西涯與吳匏庵兩公用斑般韻更唱迭和各至五首一時有攬奪蘇家行市之戲今蘇家行市得無又見奪乎方伯編次疊韻諸章付之剞劂因書此於簡端以識緣起焉

吳中唱和續集序

竹樵方伯好尙風雅雖薄書旁午而嘯詠無廢古人所

稱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不是過也今年夏余偶出腴字
韻詩方伯不棄日與疇唱積久遂多裒然成集於是
吳中唱和集之刻嗣後傳箋之使日或再至興往情來
極一時之盛未踰兩月又得五七言詩如千首彙而刻
之是曰續集夫獨絃之歌不能成曲獨繭之縑不能成
絲余比年來詩興落寞亦由獨唱而莫之和也今得方
伯執騷壇牛耳而幕府諸君子又各有子勝斐然之志
唱妍酬麗前喁後于颯颯乎泱泱乎泱泱乎吾知續集之刻亦
猶容齋續筆之一續再續至五續而未已也

凌忠介公遺像頌

雜文一

三

忠介殉甲申之難事具明史

聖朝褒嘉永示臣則

爰有遺像子孫保之其昆裔曰霞者雅度宏綽余與之
善因獲拜觀乃作頌焉辭曰

棠棠忠介生明末流見危授命大節不搖赫矣遺像百
世常留委韭在圍視此孔羞

呂文穆公墨蹟贊

呂文穆公裔孫以公所書飛翠鳴玉出入禁門八字見
示筆墨嚴重如見其人因爲之讚誌欽挹焉辭曰

有宋中葉帝錫賢輔篤生文穆枕被朝野哲人往矣其
書則存所書惟何鳴玉禁門公有賢裔曰多保本南俾

樾作讚永懷公之風

楊孺人誄

孺人姓楊氏休寧諸生楊君之女禮部司務汪君之配也玉質外曜蘭芬內含痛橋木之早摧感寸草之未報雖在穉齒便如成人其大父太平府教授惺予君視同扶牀之孫課以鑿楹之學凡章母周官班姬漢史一經口授咸能背諷旣嫻習於箭繡更畱連於文翰有林下風焉及笄歸汪君琴瑟甫調干戈繼作燹火晝舉羽書夕馳教授君聚鄉兵以殺賊守危城而登陴雖張赤心之旗莫禦白波之賊空望旄頭之氣終歸箕尾之魂孺

祿文一

吉

人聞訃摧傷感動臧獲焦肝灼肺遂以成疾已而汪君服官耶署移家日下北方霜雪積勞日深南國幾烟思鄉時切用是疾益絳憊術窮和緩于咸豐十有一年四月二日卒于京師嗚乎哀哉余與汪君誼敦夙契備聞芳型乃作誄曰

長彼碩女內行貞良如何不淑萎此蘭芳魂歸故里山遙水長旂旒表德彤管之光

春在堂祿文一

春在堂稊文二

德清俞樾

吳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

帝同治之七年夏五月甲申平齋觀察吳雲于吳門廡廬躬率于若弟爲母太夫人壽是歲太夫人行年八十矣觀察將饌肥羶以甘之鏗金縷以樂之勾合僚友若姻婭若鄉人士君子爲酒食以張之太夫人曰雲汝來前自吾爲汝家婦汝貌焉始孩俄而遵先資政之變吾惇惇撫爾曹以成立以有室家茲維藉哉爾服官於吳乃克敏克敬克廉以能雖未究厥志吾心快焉今爾子

稊文二

又成進士釋褐衣而來秉鞭而牧于茲尙克堪賡續爾未究之志以無負老婦之教其何樂如之鐘鼓云乎玉帛云乎太夫人曰雲吾行年八十矣無德以詒汝惟守老氏之教曰儉曰慈吾肉視藿而酒視漿吾布衣而練裳吾惟三黨之不能胥匡是用惶惶今爾芬芬爾今爾芸芸爾惟吾一人是樂是娛是重吾不德也甚無謂甚勿取太夫人曰雲以國步之孔艱也戎事之未大集也物力之詘也民生之匱也吾老嫠婦不緯是恤而私憂之念兩宮皇太后以神聖女母天下卑宮惡衣蚤朝晏退不遑自暇逸近臣盡規猶懼侈心之易萌

請去奢行儉法殷般庚老婦何人其敢耽一日之樂于
是觀察奉命悚懼退而告其友俞樾曰樾吾聞之酒食
之必芬不如君子之文金石之鏗鏘不如君子之章吾
子其出一言爲太夫人壽乎樾曰雲此若言非吾之所
克當也雖然吾欽太夫人之善教也又嘉吾子之不口
體是養而養志也請爲頌辭垂矚億齡頌曰

懃歟壽母德孔嘉分媿媿北堂垂令儀兮輔相君子肅
以和兮厥子克家有守爲兮施于有政民曰宜兮子又
有孫樹旌靡兮咸秉母教無忒差兮宜百斯歲筭六珈
兮如彼南山長我我兮百爾君子聽我歌兮

襍文二

二

汪小樵五十壽序

余自束髮出游所交海內賢士大夫得之新安汪氏者
尤多其羣從昆弟接芬錯芳指不勝屈亂離以後故交
落落如晨星曩時文酒讌游之樂曠如隔世而小樵厲
吳下適余主講紫陽復得與之相見叙三十年契闊蓋
亦幸矣雖然余始與君相見也在武林旅次君甫應童
子試受知于吳崧甫前輩入錢唐學補博士弟子員乃
至同治三年余寓天津有汪子柳門欸吾門而來謁卽
君之長子也問之已舉于京兆歌鹿鳴之三章矣其明
年柳門又來具白東布紅氊循芸館舊章以後進禮見

則已成進士入詞林矣嗟乎余始識君子應童子試時而今乃見其子之成進士入詞林此數十年中人事變遷何可勝道而君之齒亦已五十矣柳門徧乞其諸同年之文爲君壽以余與君總角交必欲得余一言爲君伯一觴余惟君天性之篤厚學行之純粹諸君子之文則既詳言之矣余又何言哉無已請卽諸君子之言而更實之今夫造物者不妄以福澤予人而科第尤甚君家號素封百餘年矣登科第者未之有然皆份份儒雅樂善好施識者知其後之必大道光咸豐以來果以文學崛起列賢書者四人成進士者二人而翔步玉堂膺清華之選者尙止柳門一人非君積累之厚何以得此然則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柳門學優而才贍他日翰軒旌節敷歷中外未可限量君拜紫泥之詔享黃髮之壽由六七十以至期頤諸君子必更有以壽君余必更有以實之君指示孫曾曰此吾應童子試時老友也亦足掀髯而一笑矣

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嘗讀唐書李光弼傳稱其沈鷺有守賞信罰明有古名將風與郭子儀齊名封臨淮郡王弟光進封武威郡王兄弟兩郡王可謂盛矣而其母韓國太夫人亦姓李氏

史不詳其本末世無得而稱焉若李太夫人之歸贈光祿大夫李公則以光祿公本姓許氏故與李氏得通婚姻世徒見其與韓國太夫人事同而其嗣君小莖中丞暨大學士肅毅伯少莖制府赫然稱中興元功亦與臨淮兄弟同遂以韓國爲比竊嘗綜而論之則有過之者四焉韓國雖膺籠名封大國然其行事無聞太夫人明詩習禮淑慎其儀事舅姑孝遇娣姒和撫兄弟子女慈教子女嚴而有法御戚獲侮甬寬而有制一門百口無閒言光祿公以名進士官比部郎每得壺內助焉嘗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廢所止息謀所以

館之又謀卜地郊垆瘞鄉人之不獲歸骨者二事皆初始贊不訾太夫人脫簪珥助事乃集至今廬鳳之人至京師者誼思弗衰視韓國之無一事可傳者異矣此其過之者一臨淮之父名楷洛諡忠烈官左羽林大將軍擊吐番還卒于道未聞韓國勉諸子以必成父志也光祿公以咸豐間奉命練鄉兵捍桑梓親教士卒以贏越句卒搏力之法天不假年未究厥勲太夫人撫中丞昆仲而恣慎之曰爾父未竟之志其在爾曹乎咸奉教惟謹用是投袂而起誅鑿齒而殺九嬰繳大風而射十日乾清坤夷東南底平太夫人之教也此其過之者二

唐書雖以李郭並稱然收兩京殪元惡皆出汾陽而臨淮若少遜焉中丞昆仲則不然方江浙之陷于賊也肅毅伯首以舟師浮海至滬瀆水則宏舸連舳巨艦接艫陸則激矢蚩飛礮石雷駭千里之內旂旗相望桴鼓一震而姑蘇之臺無麋鹿矣由是麗穴之在金陵者風至蕭折莫能自固而浙西之賊亦悽遽睽眙禽僵而獸斃麾城擗邑若振槁若撥燹然後移旌北指而向之趁趨避禦爭爲梟雄者莫不狼跋乎絃中魂褫氣懾而自踢蹴銷嘆息燧歸報

天子

兩宮慰勞舉朝誠

和蓋勛業之隆軼臨淮遠矣當是時中丞方節制全楚

雜文二

五

旋移撫吾浙舉悚慄黔首而衽之席之饘粥之大亂之後民獲再生彼臨淮兄弟有武略而無文治方此何如也此其過之者三且臨淮雖兄弟並王此外無所見今中丞與肅毅伯熙天耀日之功旋乾轉以之略固已震古鑠今彪蔚一時而觀察都轉諸公亦爭自底厲以成名左麟右鳳前輝後光何其偉歟又光弼惟一子曰彙光進二子曰節曰制今太夫人有孫十五人矣他日文通武達各紹父業以光輔熙朝景運重侯累相其可量乎此其過之者四執是四端而論太夫人之與韓國雖姓氏偶同而實非韓國所可比擬也歲在祝犁大

芒落園如之月太夫人行年七十矣維時中丞之謀吾
浙將及一稔政修而事舉吏肅而民和咸願獻一言爲
壽樾於肅毅伯爲詞館後輩而倖與同舉於鄉得託年
家子之末又辱承中丞知愛故不敢以不文辭而又不
敢以常詞進輒抒所見如此洪惟我國家重熙累洽
超踰唐代而中丞昆仲諸公豐功偉烈亦度越臨淮然
則太夫人曼福紛齡必遠過韓國從可知矣

其二爲江蘇府縣作

夫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龍驤雲起垂竹帛而勒盤
孟揆厥所元蓋必有繇矣何者有汝熊之母而後有柳

雜文二

六

仲郢之文學有封鮒之母而後有陶士行之勛業自古
名臣得之母教者十而八九譬猶珠生于赤野玉出于
禹氏世徒欽其符采之彪蔚而不知其醞積之深厚未
足以品連城論照乘也歲在祝犁大芒落園如之月爲
李太夫人七十覽揆之辰維時小荃中丞方開府浙中
而少荃相國以參知政事節制全楚觀察都轉諸公亦
皆鴻軒鳳舉極一時之盛門望爲海內甲于時賢士大
夫游鳴珂之里登戲綵之堂莫不願獻一言爲太夫人
壽然而玉笈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冊固有識者之所
嗤鄙何足以侑春酒啟慈顏乎且夫積厚者流光本大

者葉茂太夫人致此曼齡紉福者固自有在請得揚扇而陳之惟太夫人生而淑慎明詩習禮有古女士風侍御公以名進士官比部郎白雲一司頌明允焉是攝是贊太夫人實左右之內言不出世無得而稱稱其小小者侍御公嘗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靡所止息謀以館館之而事出初造厥費不貲太夫人脫簪珥爲助乃觀厥成藥房井匱罔不貯飾迄今其鄉人至京師者誦思弗衰已而侍御公奉命集鄉兵捍桑梓親教士卒以搏力句卒羸越之法鴟然成一軍天不假年未就厥助太夫人撫中丞昆仲而敦懷之曰爾父未

雜文二

七

竟之志其在爾曹乎常是時羣盜羸賊蠹齧幾半天下封狐雄虺磨牙而爭之所過無完郭惴惴黔首鷹瞵鸞視不遑啟處 聖上視民如傷聽朝不怡中丞昆仲

諸公感 國步之孔艱也民生之日以蹙也 天子

憂民之勤與慈母拳拳之意不可負也用是投袂而起誓將織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然後可
以上報 主知下紹先志歟歟相公首以舟師遵海

而至滬瀆樓船萬艘千里相望長轂殷野高旗彗雲不踰一稊而霄臺麋鹿掃盪無遺浙西蛾賊陰瞿奔觸其增巢窟穴之在金陵者亦翦焉傾覆風從雲合東南遂

平於是移旌北指而向之颶颶紛紛爭爲梟雄者靡不
鳥驚獸駭脫角挫脰譬之猶舉炎火以燭蜚蓬傾滄海
以沃燁炭 帝用嘉焉爰錫之金策登之鼎輔中興
元功莫之與倫太夫人槐家門之鼎盛喜先志之獲贖
其亦爲之加一膳進一觴乎夫以熙天耀日之功旋乾
轉坤之略赫濯若此彼封鮓丸熊之瓊瓊不足云矣其
在詩曰濟濟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見
我 國家與天合靈符故篤生將相文通武蹇萃于一
門爲亘古盛事也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此見中丞昆仲諸公奉太夫人之教爭自
底厲以成豐功偉業流福祚于無窮也某等雖不足以
窺測萬一而受相國知遇最深故不敢以常詞進而敬
爲太夫人誦詩焉若夫岡陵之頌眉壽無害之詞則又
比之虛車例之擊輓不足以陳于此矣

朱久香前輩七十壽序

伊維顯黼昭明之世必有敦龐耆艾之臣如古所稱學
爲儒宗行爲士表者立朝則建忠弼之謀居家則著肅
穆之行俾庶士悅雍同僚服德以增邦家之重而爲朝
野所宗是故喬木非難世臣爲難白珩非寶良臣是寶
凡伯家父大雅舊人春秋貴之規筴樂模彝式斯在耆

年舊齒光容有輝今於久香先生見之矣先生童咳多
奇研綜篋藝孝弟淵懿形于岐嶷嘗以冬日從女兒食
時當沍寒薦用鏗鈔啟之鬻然有餽其香追惟聖善漣
如輟食家人異焉厥後官禁近侍講幄興言將父投牒
遄歸或勸徐之九棘可至弗顧也咸豐初以內閣學士
攝工部侍郎危言讜論有史魚如矢之直 朝章國典
有世叔討論之功海內士仁馳思叩歎謂當膺緹職位
鼎足俄以母疾請終養蓋明發之懷老而彌篤陳情之
章匪一而再孝乎惟孝足以風矣先生學有本原閎中
肆外擣翰著作超踰等倫嘗與許溟生戴鹿林兩先生

雜文二

九

同被 恩命賦詩 內廷由是承 天寵握文衡凡分

校禮闈者一充朝考閱卷官者一視學者再莘莘士子
納我鎔範祈祈生徒致之靡泮帥禮蹈仁所在祇肅素
絲羔羊藐然高厲經臨亭傳不自表褻空輿輕騎翩如
其來雖亭公負弩候人荷戈循塗偵伺或不知爲使者
冠蓋也家故清貧自奉尤儉澣衣濯冠菜羹蔬食奉錢
所入自遠祖以下祭田之已失者復之不足者益之又
置義田建義莊以贍族人矜孤頤老惟力是視居鄉不
與外事而民之休戚時之利弊則必以告劉勝寒蟬君
子無取焉道光二十有二年邑有崔符之盜告之方伯

殲厥魁事乃定越十有餘歲而亂又作以滅田租號于
衆衆惑之有謝敬者以搏力之法衛鄉里當事者謀誅
敬以謝賊先生曰是爲賊殺民也力言敬可用當事者
始不聽後不得已從先生之言以蕘事而反以不早解
散爲先生咎先生卷舒委隨亦無悶也中興伊始公道
章明先生麾而復起行且大用矣乃安嶽學政報滿卽
疏請歸省先人邱隴旋以足疾乞休度門却掃縣興養
神鍾美積德克昌厥後天降雄彥萃于一門有丈夫子
三咸瓌姿琦行有聞於時次君接武玉堂後先輝映海
內榮之今歲先生行年七十矣仲冬初吉諸子將奉觴

祿文二

十

上壽而屬楹以一言爲之侑竊惟先生自道光曆維赤
奮若以第三人入詞館越至于今稽蓬萊之籍二十有
一科矣魯國靈光望之歸然乃歐陽子所謂邦家之光
非閭里之榮也楹五十無聞不植將落小言詹詹奚足
爲先生重乎顧念諸君子諉諛之意不敢以固陋爲辭
乃誦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敬以爲先生壽又誦詩
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并以爲諸君子頌也
曾滌生相侯六十壽序

帝同治之九年曾相曾公移畿囂之節再諫兩江大江
南北俟福貞貞兒童識司馬走卒知君實喜色相告望

若雲霓惟時公行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
五十而有五節堂之上韻集襍翔 天子下璽書發
詔傳嘉錫使蕃優禮隆密所以褒茂庸示異數也禮也
于是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之士莫不願進一
詞爲壽樾西浙之鄙儒也聞見褊隘語言樸陋尙奚云
哉顧樾嘗從公游與聞緒論以爲三代以下魁士名人
指不勝屈然以德行而兼政事可以副古大臣之稱者
四人而已曰諸葛孔明曰陸敬輿曰范希文曰司馬君
實之四賢者公平日所嚮往者也竊以四賢之行事而
考之今公殆兼有其長而去其短者乎諸葛孔明治國

雜文二

十一

之才管仲子產之流亞乃得荊州形勝之地而不能
終爲吳有徘徊散關斜谷之間爲司馬宣王所拒逡循
而坐困豈天之棄漢乎抑將略果非所長乎公當咸豐
初以侍郎家居時粵賊爲封狐雄虺荐食東南爰奮于
墨經之中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樓船萬艘千里相望旣
克武漢順流而東陸衝以攻渠嶺以守批亢擣虛多壘
雲徹不數年間向之颯颯紛紛爭爲長雄者咸禽僵而
獸斃金陵爲賊增巢窟之所一舉而空之若傾滄海
而沃燦炭常陽之雜因以耆定是公之英武過於武侯
也陸宣公仕德宗朝多所匡贊讀其奏議曲而中微而

達所論邊事動合機宜然德宗不能盡用故託之空言而已公則不然

文廟之始制極也銳意求治公已由翰林躋卿貳屢奏封事言朝政得失天下傳誦有宣公之風

文廟皆虛已聽之及至躬履行間英風外發景思內昭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自中興以來言節制之師首推楚軍寸符尺籍皆公手定蕭規曹隨至今遵守若漢人用馬將軍故事唐人用英公法也宣公坐論於廟堂而公折衝於疆場是公之謀略過於宣公也范希文司馬君實皆朱賢相然有宋一代士大夫好以議論相高故希文任西事與韓魏公齟齬而司馬公

雜文二

十一

論役法亦與諸賢不合卒爲小人所乘公豁達大度含囊萬物天下之士有一蓺者雲集而景附公量能而使之取節而用之履屐之間各得其任故能動如雷電發如風雨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廓清江左爰至於河朔朝廷倚公重凡有大議輒就幕府取決焉讚雲雷之業佐密勿之謀異日處中當軸秉國之鈞旋乾轉坤光融天下珍禕懃鏤與閔天散宜生比烈矣是公之相業過于范文正司馬文正也夫此四賢者耀華名于玉牒勒鴻伐于金冊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萬世仰望若神人然而公又兼有其長而去其短是

天之篤祐我

聖清聚千載昆侖旁薄之氣鍾之于一人以消百六陽
九之阨運而開泰元神筴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也然則
曼福紛齡豈有量歟越以不才挂名門下士之末宜躋
公之堂奉兕觥介糜壽以方主西湖詒經精舍講席不
獲乘下澤車北來不勝區區之意謹以平日所竊聞於
函丈者度長絜短借尙論以進頌禱之詞我公聞之得
無有賜也賢乎之戲乎

其二 爲丁雨生撫部作

同治改元之九歲仁育羣生義征不愆凡瘳窳鑿齒之
倫以次翦除衝柵息而輶軒騁威械藏而俎豆布乾亨

禠文二

三

〵慶將均禱于九垓 天子穆然深思以爲東南常

羊之維神禹荆揚之域皆公風纏露沐所手定也江南
父老衆潤攸同若漢潁川百姓願復借寇君唐淮南之
民請畱李蔚也乃 詔公移畿疆之節再竦兩江 命
下之日大江南北暢舞暢飛有封公復來之喜而是歲
孟冬之吉適值我公行年六十嵩生嶽降之辰咸含和
而頌曰文武之佐礪溪蘊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鏤金版
若我公者恬波于沸海之中靜浸于稽天之下其造福
我蒸黎者消陽而無計量虹洞而無端厓延洪納祉縣
端無疆非其宜歟惟時進中和築職之章厲眉黎臺駘

之祝者瓌瑋連牻不可以麗計竊以爲兒童識司馬走
卒知君實公之勛名滿天下矣雖復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豈足加其毫末哉夫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麗解
狀物皆其迹也若乃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綱紀八
極經緯六合則神明之際可得而言昔在咸豐之初邁
陽九之阨大盜起於潢池鸚賊嚴禡延易乎東南公先
是已起家詞林歷官卿貳進明臺之議効譽謬之節海
內叩望若神人然旣而憫下民之昏墊感 聖王之
憂勤乃起於墨經躬提幡鼓旗旛首塗入表響振號怒
之旅如虎如螭龍驪鳳矯武義瓊瓊雖夔喏宿將莫之

雜文二

先也剖毫析芒部分如流履屐之間各得其任雖飛耳
長目未能逮也用能廓氛江汜恬波海滌玉桴金鐸隨
流而攘麾城擻邑掃清逋殘神鉦一震風雲聽命齊斧
所指野無橫陣地靡嚴城不數年間而向之左蠻右觸
奮翼鼓狐爭爲長雄者若舉洪爐而燎毛髮磨蕭斧以
伐朝菌雖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未足言其易也論
者以爲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績
以今方古公其當之矣然其數歷艱難圖維終始長羸
之後隨以孳歛沍陰之極繼以敷榮沈幾先物總達衆
材淵乎深哉精通乎鬼神神合乎太一豈徒免起鳧舉

霆砮電射爭一日之長傲一戰之勝哉管子有言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公之舉事備此三者故能內熙庶績外總十連輕裘緩帶不下堂階而吏畏其威士悅其教民歸其德雖跡弛之士虓虎之將奉令貫行罔不矜飾所臨隸之邦士女昌逸學校如林棚車鼓笛聞於通衢四方秀艾挾冊負素諷誦相摩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兼而有之其惟公平乎夫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矧我 聖清靈長之運與天無極而公照天耀日之功龍文虎武炳烺如

雜文二

五

此然則祥圖瑞史豈有量歟當黃扉介壽之時歐陽夫人五十而晉五莞筵藻席黃髮相莊凡攀飛騰挂羽翼者莫不拜節樓之前伏狨座之下敬獻一觴稱賤子上壽日昌素承盼睐受知遇最厚而知公亦最深又幸而獲與同官江南故不敢以常辭爲侑竊爲誦易林之詞曰金齒鐵牙壽考宜家請以爲公慶又爲誦元經之詞曰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并爲三江之民同慶也

其二 爲李筱荃撫部作

伊古神聖受命自天敦龐而純固永永無極其間崇替

相因文久而息必有芒芒艾艾若將震隊之虞天于是
又篤生良彌以奠其輶以理其亂用讚雲雷之業而成
泰元神策億萬齡無疆之休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
歌功事列于雅求之當代其惟我公乎洪惟 聖清
與天合靈符胙之爲神明主經緯六合若泰山而四維
之乃協氣橫流嘔生吹落爰有猘窳鑿齒之倫起于粵
西今截今翌延易乎常羊之維名都鉅邑咸燒掇而焚
村之慄慄黔首不遑啟處禽僵而獸斃 天子憫焉
聽朝不合若曰維于內外文武大僚孰能龍驤鳳矯龕
靖神縣揮齊斧而折遐衝當是時公已由詞臣起家游

雜文二

六

歷卿貳吐金聲於中朝光名滿天下矣念 聖主憂
民之勤也萌氓之不獲安其生也羣盜如毛而莫之或
難也楨榦芻蕘久而不給于供也乃奮于墨經之中用
搏力句卒之法抗颶虓虎自成一軍舟艦戰馬莫不富
實方其始也羣情猶猶與與難於慮始左書右息亦或
有異同之論公景思內昭英風外發百將一心三軍同
力有冬抱冰夏握火之誠故天助之有握蛇騎虎不避
艱險之志故士歸之剖豪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
有遺漏至於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鵬舫千艘銜尾相望
旣克武漢順流而東是猶韓信之破歷下耿弇之攻祝

阿中興元功始基之矣齊管夷吾有言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一聚財二論工三制器四選士五政教六服習七徧知天下八明於機數公之舉也實備此八者然故動如雷電發如風雨莫當其前莫蓋其後旗旛首塗則八表響振戎路載脂則郊壘疊巷衝櫓所臨而萬雉俱潰恬波于沸海之中靜浸于稽天之下霆砰電射天下光蠲南清江表北至于河朔 帝嘉茂庸特崇徽錫白茅青箱封以名號之侯金印紫綬任以槐欵之位于是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名人魁士外至開梧以東毒靡以西繩行沙度之國風車火徼之民咸岿然

而歎曰若我公者所謂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者與所謂言事合機宜風采可畏愛者與行見處中當軸秉國之鈞含囊萬物塊坳無垠豈僅東戡南翦武義瓊璜爲足以銘昆吾之冶勒景囊之鐘哉公球畿疆于今三年政修而事舉吏肅而人和 天子知江南之民思公深也特 命公再督兩江大江南北喁喁然怨來暮歌孔邇于是公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門望甲海內勛名動蠻貊 天子下明詔頒珍物上尊之酒靈壽之杖嘉錫使蕃優禮隆密海內士夫仰下風而

望餘光若升闕里之堂而登龍門之阪瀚章以年家子
出公門下受知遇至深且久自惟昆弟六人皆秉公教
用能邁辰選時粗自樹立又重之以昏姻其曷敢無一
言爲長者壽竊以我公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天旣
使之憂天下之憂亦必使之樂天下之樂是宜登壽車
行福塗貺以萬吉虹洞無厓他日黃髮皤皤赤舄擊擊
郭汾陽滿中書二十四考房元齡居相位三十二年功
名著于盤盂與聖清靈長之運同播休美于無窮
則今日之言其猶臺萊之首章乎

張母宋太夫人八十壽序爲丁甬生撫部作

禮文二

太

夫綉翠鳩之策稽槐眉之紀暨聞罕漫世靡得而云也
厥有云者若柳母丸熊陶母封鮓又皆彫琢曼詞撻擻
瑣節曾不足以闡縵齡福之所繇奚以焜綠純而耀
彤管楊子不云乎我心孔碩乃後有鏤請爲太夫人舉
其落落大者以侑眉壽之觴惟太夫人乃友山方伯之
壽母也方伯曾陳臬事於粵東旋膺屏藩之寄日昌時
適居鄉託甘棠之下而庇焉側聞方伯金銜玉楨蠲細
舉大先秋霜以宣威後陽春以布化蓋心焉儀之及日
昌奉命撫吳而方伯亦從皖藩移節於是邦晨夕與
共登其堂讀其壺史乃知方伯敷歷中外騰茂而蜚英

明物而瑩功皆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始歸贈公年甫十有七事繼姑以孝聞又以兄公及叔皆不幸早世撫其子女不啻己出昔伯魚于兄子之疾一夜十起史策傳爲美談得之中閨尤爲僅矣俄而贈公應龍蛇之讖定貽婁之謚方伯昆仲年未弱冠中人之產廓外而虛內太夫人豐摯幣帙脩脯聘名師禮賢者命諸子從之游蚤夜敦慎之使讀先人之書一門之內份如也及方伯成進士官秋曹太夫人喜先志之克疇嘉方伯之不負所教而又懼刑名之官非明非允不足以稱厥職乃訓以治獄之道務在平恕毋以刻爲能聞有所平反輒

欣然如一餐焉已而方伯出守鳳翔惟時回民之羣不逞者方爲封狐雄虺以荐食茲土聲勢沸騰種落煽熾長圍外合潛隧內攻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方伯以十雉之城介重圍之中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木石將盡樵蘇兼絕乃用墨子備梯突蛾傳之法芻梁棟以礪之實鐻甌以偵之焚穢火以薰之凶醜駭而疑懼卒遂遁而引去疆吏以聞 天子嘉焉當是時太夫人方就養在塗聞警不進止于晉陽而風語譎言日三四至太夫人曰吾子與城共存亡義也復何恨可念者其民耳風鶴旣靖安車乃來而 帝有恩言同日而至方伯由鳳

翔太守拜東西川廉訪使古人超棘之榮不是過也未
入蜀移粵東未踰年遷方伯由是而皖由是而蘇蘇爲
東南大都會財賦甲天下而兵亂以後雕劫殊甚太夫
人每誠方伯以民力未蘇宜休養生息之崇德尙儉以
興政化和毓威恩以移風俗斯言也凡我同官孰不當
書之紳而銘之几歟此太夫人珍穉懿鑠之尤大彰明
者若夫遇三黨以恩御臧甬以慈雖貴而衣必澣濯雖
高年而鍼管刀鐻不釋諸手在他人視爲甚難可貴者
固其兢兢者矣上章敦牂之歲太夫人行年八十月
既望其設悅之辰也方伯龍驤雲起方將搏扶搖而上

雜文二

辛

而諸子仲仁典簿叔則孝廉季範茂才亦皆負一時之
望有孫十三人曾孫二人門望爲海內冠太夫人受紫
泥之封享黃兒之壽增始昌而永極長其後福固未可
量日昌幸與方伯同官敢進兕觥爲北堂慶而以此言
爲之先

錢母胡太淑人八十壽序

嘗讀詩而知周之興也不獨其朝多君子也雖其閭門
之中亦皆有士君子之行故在詩曰釐爾女士女士者
女而有士行者也中葉以後士大夫家法不能如昔詩
人歎焉故在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說者謂尹氏吉

氏皆周之貴族思尹吉思周之盛也然則觀世者豈必
觀其大哉入士大夫之家問其閨門之行而時之治亂
世之盛衰可得而知矣樾于丁卯之歲溥游金陵子密
吏部以其先文端公直廬問寢圖屬題樾爲詩曰猶見
承平舊家法至今尹吉有餘思蓋亦詩人之義也越四
年而子密又以尊慈胡太淑人八十初度屬樾以一言
爲壽因厯舉太淑人珍禱懿鑠之行相告樾憬然曰此
詩人所謂女士也此卽周之尹氏吉氏也周東遷以後
尹吉餘風不可復見周室亦遂以不振而我 聖清
靈長之運與天無極雖中更離亂而乾嘉以來士大夫

雜文二

三

閨門之盛于今未隊東周詩人所慨想而不得見者樾
得而見之而 國家中興之美卽徵之此矣謹按子密
之言太淑人年十八歸贈中議大夫警石先生所居卽
文端舊屋顏曰頤和室侍君姑以孝聞相夫子安貧樂
道無戚戚之容中議公官海寧州校官絕意進取以文
史自娛學舍中一堂二內書籍充棟其殘缺者太淑人
爲補綴之縹囊細紵皆所手製至今中議公鉛槧之痕
與太淑人鍼黹之迹皆如新也中議公有兄早卒初議
以子密爲之後太淑人曰以次子爲兄後義未安也更
以長子後之其長子爲子方孝廉樾與同舉于鄉者也

考之禮大宗無後小宗不得有後則長子之生卽當以
後大宗明矣而禮又有適子不爲後之文設小宗止一
適子大宗遂無後乎。槩嘗以爲此禮家之駁文得太淑
人之言而益信矣。子密之官京師也攜婦子以俱太淑
人命之曰遇先世忌日及四時俗節之祭可與南中並
行而中議公以父在未傳爲疑後以先世皆久居京師
甘其飲食於彼於此惟神所宜卒從太淑人之言蓋太
淑人雖讀書不多而所言動合禮意類如此所謂女而
有士行者非歟。子密失怙後奉慈母爲嚴師一家長幼
不敢稍踰尺寸故家庭嚴肅無嘻噶之習尹吉餘風庶
幾勿替子密其謹守太淑人之教以修其身以齊其家
以光復文端公之德業他日家門鼎盛流播詩歌亦中
興之盛事也。槩雖不及登堂而敬獻此言爲太淑人壽
其亦欣然進一觥乎。若其他微言嫩行不勝書亦不必
書。

祿文二

五

張母孟太夫人八十有四壽序

爲湘鄉相國作

嘗聞鄭亞之序會昌一品集也曰周霍雖有助伐而不
知儒術枚嚴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未嘗不慨生才之
難雖然必有丸熊之母而後有柳仲郢之文學必有封
鮒之母而後有陶士行之勛業自古名臣得之母教者

十而八九况乃賢良射策登平津之上第雅歌投壺居南伯之重任斯尤儒臣之榮遇衣冠之盛事也揆厥所元其必有繇乎歲在重光協治暉月既望爲孟太夫人八十有四覽揆之辰當是時哲嗣子青中丞方移轉漕之節巡撫江蘇震華鼓杖金鉞綠輦朱轡渡江而南祥雲瑞霰應時布澤壤叟輶童咸喁喁然怨來暮歌孔邇蓋太夫人雲轡畫軒未臻乎姑胥之臺而歡諧嘉誦播臯下矣稽之古禮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祝肩釐而祈綽綽禮也國藩幸與中丞同官江南甚願獻一言爲太夫人壽而又以鳳象龍泥

禠文一

重

之文紫琳丹瓊之書固有識者所嗤鄙未足以侑壽觴啟慈顏也竊因中丞之所樹立以徵太夫人之所教而有以信吾向者之說語有之切人不媚請揚扃而陳之可乎惟太夫人生而淑慎習禮明詩其來歸也年甫十八贈公壽圖先生以一贊之儔拔乎其萃入官郎署觀政冬曹前後三十餘年太夫人以君舅君姑春秋高矣性樂泉石憚於就養乃爲贈公置筵室焉而自畱膝下以婦代子蒸蒸色養左右無方孟筍江魚方茲未逮及贈公以夔夔歸太夫人善遇筵室恩禮有加其所生女撫如己出斯又樛木逮下之仁鳩鳩均平之德也素性

克儉辭隆從窳疏帳縹被無華綸之飾三弋苦菜乏兼
珍之膳而倉粟府金以調三族伏飯壺漿及於鄰里施
而不德所謂天布也居家肅雍不嚴而理臧獲侮甬咸
守繩墨罔踰尺咫太夫人安神閨房之內優游北堂之
上不肅不指守內則之禮無非無儀遵詩人之教所謂
和調而不緣溪盜而不苛積善成德美意延年非其宜
歟然而不觀其枝之扶疏不知其根之茂也不觀其流
之灑澌不知其原之深也中丞以丁酉拔貢官比部庚
子登賢書丁未魁天下輟車四出有公門桃李之盛傑
直 內廷有禁中頗牧之譽迴翔臺閣洊登槐棘公才

公望自此遠矣兩河之間古曰豫州使車隸臨遂授節
鉞旗旛首塗殲厥巨憝遵彼汝墳孔道夷如俄督河渠
旋總漕政維時巨波混漾決於清冷之淵乃講焉流之
法求鄣泄之宜大隄雲橫民用安枕又以海寇乘閒出
沒粵賊餘燼孽芽其間中丞彘猾禽姦無裨遺種淮揚
徐海安於磐石士女昌逸學校如林威械藏而俎豆布
戎亭虛而文館盈士悅其教民安其德 天子知其
才之有餘於任也於是復有撫吳之 命吳故東南一
大都會也瘡痍之後民力未復得中丞撫循之以教以
養吾知其必有豸矣歐陽子有言劉柳無稱於事業姚

宋不見於文章中丞乃文通武達兼而有之何其盛歟
昔光武中興馮勤居三公號稱任職馮母年八十每會
見敕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今中
丞以槐鼎之器配蹤元凱光輔中興視彼馮公蓋有過
焉則太夫人之盛美可知矣國藩向者之言不信而有
徵乎次公菊垞觀察以名諸生舉于鄉家居奉母垂二
十年曾以搏力之法保衛鄉里又參戎幕積軍功官二
千石將筮仕於鄂他日棠棣兩碑後先輝映東川西川
對持虎節太夫人受綠純黃玉之封極金齒鐵牙之壽
俟福貞貞虹洞無厓若然則今之所陳其猶升歌之三

雜文二

三

終自是而閒歌合樂颯颯乎未艾也夫

汪蓮府兵部六十壽序

吾人交友其猶讀書乎中年以後博覽古今書籍蘭臺
之藏龍威之秘涉獵所及不爲不廣矣然清夜不寐偶
一尋繹其瞭然在目目閒背諷猶得十之六七者皆童
時所誦習也交友亦然士大夫通籍後交滿天下自名
卿鉅公以至儒林之秀穎巖穴之幽潛接芬而錯芳指
不勝屈矣然風雨之日閉戶而獨居獨居而深思所思
者皆數十年前其晨夕同遊釣者也語曰先入者爲主
束髮時所讀之書所交之友皆融結於肺腑之中其爲

主也久矣豈後來者所能閒乎余年十五侍先大夫讀書南蘭陵卽主君家君長余九歲善屬文每一篇成先大夫深賞之余時初學爲掣子業惴惴懼不中繩墨視君之文若碇硤之與美玉然君頗不余鄙相得甚歡君或以試事至武林則又主余家彼此年少氣盛以文酒相娛樂跳跟大叫放飯流歎僮僕匿笑鄰里驚詫不之顧也日月如流歲不我與離羣索居忽忽不知老之將至余今年五十有一而君則六十矣君之子及兄弟之子以余習於君請以一言爲壽嗟乎余何言哉君之學則先大夫所深賞也愚不足以贊一辭也君之行和調

禠文二

五

而不緣溪盡而不苛視人之事如己之事重然諾好施與君之才剖豪析芒左宜而右有千緒萬端處之裕如則鄉里之所共見僚友之所共聞又不待詹詹小言爲之揄揚其美也余何言哉雖然竊有說焉夫自辟舉之途廢而士惟以科目進從唐以來有然矣至明代又益以舉人一途與進士並重我朝因之二百餘載春秋兩闈得人爲盛士林豔稱以爲榮遇父詔兄勉若登仙然而造物者亦遂吝惜之不輕以予人有皓首窮經而老困場屋者焉君家爲休甯望族號素封以貨雄於鄉十數傳矣自成豐以來始以文學起家舉孝廉者四人

成進士者二人入詞林者一人論者謂其先世皆忠厚長者遲之又久殆將大昌其家而慘厥所原則實自君於咸豐辛亥登賢書始今夫科名之難不難於繼起而難於發端昔人所以有破天荒之喻也有開必先君其一宗之巨擘乎君嘗服官於朝供職兵部旋以故鄉離亂歸而謀安集之族黨姻婭咸倚爲重君亦力以自任爲一鄉生聚休養期於大亂之後胥匡以生暇則以經義課子其子維卿茂才亦少年能文如君曩時焉君得子甚遲而今亦抱孫矣種梓樹蓀後福固未可限量雖然切人不媚頌禱之浮詞非鄙人所施於君者也且

雜文二

七

諸子誠欲得華言風語以悅君之耳目則輦下貴人固優爲之何必求之江湖之擊叟哉余五十無聞不殖將落年來以畫餅虛名叨冒講席湖山壇坫聊以自娛以視君優游家食而利澤及人蓋不及遠甚又不止如鄉者區區文字之工拙矣重違諸子之請又念與君訂交最先追惟昔款不能自己於言惟願君康強逢吉自七八十以至期頤方瞳綠髮神明不衰與故鄉父老享聖世升平之福興之所至或扁舟薄游江浙間過我春在草堂叙數十年前文酒譚游之樂亦何異白頭盞下重理舊書也

李少荃伯相五十壽序

昔唐室中興子儀光弼並稱實應功臣海內號曰李郭
雖漢寇鄧宋韓范不能望也爰暨我朝而公與侯相
湘鄉曾公左提右挈旋乾轉坤以奏中興之績一時歌
詠成功者皆以公與湘鄉公並稱曾李以配唐之李郭
自薦紳先生下逮兒童走卒異口而同辭皆曰我公今
之李臨淮也樾獨以爲不然世以臨淮比公者特以姓
氏之偶同耳夫臨淮何足以擬公哉史臣之論臨淮也
曰邛山之敗閩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畱君側之人伺隙
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蓋有貶詞矣夫臨淮何

禊文二

天

足以擬公哉以樾論之公其今之李西平乎當咸豐之
初大盜起于粵西延易乎東南名都大邑相繼隕陷湘
鄉公起義旅于楚是曰湘軍公參預其間不二年而復
安徽乃勅立淮軍號召忠義之士募擒生踏伏之卒乘
輪船越賊巢從海道而至滬考唐書李晟傳晟始事鳳
翔節度李抱玉爲右軍都將抱玉遣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晟日以眾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趨
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因解靈州之圍公之始事適
與之符矣旣至滬濱遂旁規江錫以斷賊援復以浦東
與浙西接壤分兵下浙西郡邑俾無後顧憂而前軍始

得薄蘇而壘昔李晟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滔與王武俊悉收魏博之眾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賊不敢逼公所遭艱難辛苦殆視此有加矣姑蘇旣平東南之大局一振賊之負隅于金陵者不能自固戮罪奔觸劓殄無遺江浙底定至于閩越 朝廷以南服之無虞而中原羣不逞之徒猶未靖也燒掇焚杆民無定居震驚畿輔遠及秦隴於是乎又有北征之命公先是已籌畫兵食選士庀材磨厲以須矣奉命之後發如雷電動如風雨莫當其前莫蓋其後故前茅未舉而賊燄已燿昔李晟在定

祿文二

无

州奉詔赴難張義武欲沮之晟以愛于爲質不惜良馬玉帶以啗其意卒以成行遂殪朱泚公之慷慨誓師鼓行而北意氣之盛亦何媿古人乎公旣北行轉戰齊魯燕趙之郊營於運河西隄進扼膠萊河以蹙賊於海隅蠢茲羣醜若入乎囊中禽獮而草薶之三輔又安

兩宮慰勞羣公卿士動色相慶唐德宗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也公之謂矣 天子知公威望之重爲

遣人所敬服故雖已參知政事而仍使節制畿甸折衝萬里倚若長城唐德宗用張延賞之言疑將帥生事邀功不從屢計使渾瑊與吐番尙結贊同盟于平涼卒爲

所劫蓋外裔無信多詐自昔然矣公主持中外大計閭閻侃侃不苟異不苟同嘗曰亦須略論是非未可專論利害議者壯之李晟遭德宗昏闇故雖位至將相而不得行其志今 天子冲齡神武同符 聖祖行

見 親御魁柄委重於公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雖海外蒙奇兜勒之國無不喁喁然同我太平奉我正朔於以耀華名於玉牒勒鴻伐於金冊又豈特如西平而已乎史稱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所事長於應變斯言也即可爲公誦之又曰作善遺慶父子兄弟皆以功名

雜文二

三

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準斯以言公之祥源福緒蓋未有艾也樾於公爲詞館後輩而甲辰之歲又倖與同舉於鄉叨附同歲生之末然初不相識庚戌會試後公問於湘鄉公曰今科得人乎湘鄉公舉樾名以告公心識之後撫江蘇遇江浙同年必問樾所在遂延主紫陽書院講席嘗謁公金陵相見甚歡次日親詣樾小舟促膝情話移時乃去自惟江湖散人獲與名世大賢有一日之雅終身榮之昔湘鄉公六十生日樾以文爲壽舉湘鄉素所心折之諸葛武侯陸忠宣范文正司馬溫公度長絜短自附於方人之子貢今我公五十

生日越其能已於言乎是以又有李西平之說倘湘鄉公聞之必將莞爾而笑曰賜也賢乎我則不暇也

其二 爲應敬齋同年作

同治建元之十有一年定三革偃五兵光融天下均禱于九垓而適於正月之五日爲伯相合肥李公五十年辰海內士大夫胥含和而頌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事列於雅若我公者恬波於沸水之中靜浸於稽天之下其造福黎萌者虹洞而無端厓天之報之千祿百福豈有旣歟咸願爲文以張之爲詩歌以永之而若寶時者則尤不可無說於處此何也公之功在

稊文二

三

社稷名在四裔利澤在天下萬世此人人所能言不待鄙言爲之矜飾也惟公之旋乾轉坤撥亂反正成此巍巍之功實以上海一隅爲樞紐在咸豐之季東南淪陷自大江以南名都鉅邑曾無藩籬之固而公勦立淮軍招集忠勇材智奇核之士數十輩募果毅之軍數百人乘輪船摩賊壘霆砰電射龍騰鳳矯而至於滬濱當是時寶時適從事於滬實親事公於行閒竊見公剖豪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寶時奉令承教仙心侃侃懼不稱任使有負知遇之厚公教之誨之每賜書翰親命筆札洋洋焉纏纏焉多至五六紙長至數千言

其於籌畫兵食相度事機駕馭遠人料量賊勢猶燭照而數計也昔周公之數七順也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德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公之舉事實兼此七順故所至之處野無橫陣地靡堅城乘勝逐北神兵電掃蓋自蘇臺告復而東南之大局一振矣又分兵下閩浙邊郡而賊之蟄於金陵者趁趨狃獠不能自固齊斧一麾渠魁盡殪威械藏而俎豆布衝棚息而輜軒騁悻悻黔首復覩漢官威儀公之功也 天子念東南旣平而中原揜勢猶熾爲封狐雄虺以蠶食我赤子 廟堂以一夫不獲爲

稷文二

三

已憂於是又有北征之命公秉黃鉞建華旗鼓行而北周歷乎齊魯燕趙之郊西至乎秦蜀風纒露沐不遑啟處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所向無不靡披未及二年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譬之猶舉炎火以燔蜚蓬傾滄海以沃漂炭振旅愷入于京師告成功於 北闕下 兩宮慰勞舉朝誠和所謂千載一時者也其勛業之盛邁唐之李郭越宋之韓范遠矣方今 天子倚公如長城故以參知政事而仍寄以保釐之任詩有之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傳曰殿鎮也夫王畿之重豈可無重臣以鎮撫之乎公節制畿置

乃古所謂殿天子之邦者其下云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此乃善頌善禱之詞然則海內士大夫欲爲文以張之爲詩謠以永之其亦詩人之義乎至於公之數歷艱難深惟終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夏抱火而冬握冰左執纓而右搏虎有丹不奪赤石不奪堅之定力有平則慮險滿則慮曠之深識有目上於天耳下於淵之明智此他人所不知知之不能盡而惟賢時知之獨深故當公縣弧之辰不敢以常詞獻惟祝公延洪納祉山崇川增以佐 聖清之景運使風車火徽之民咸喁喁然有中國相司馬之慕此天下之福而

雜文二

三

寶時亦與焉者也謹於三千里外牽鞞鞠匭奉觴上壽而以此言爲之先

吳平齋觀察六寸壽序

同治建元之十載老友退樓吳君行年六十有一矣諸同人以君舊歲六十生日猶在五五之中未得以一觴爲壽乃謀於今歲登君之堂酌此大斗以祈黃耆禮也君固辭不許懋曰此古禮也君何辭焉古人紀年之法與今人異今人一歲則增一年古人則必踰歲復及所生之日而後增年是以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凡七十四年而傳曰七十三年者蓋

老人之生也於夏正月甲子朔在周正爲三月甲子朔
至魯襄三十年三月癸亥始得七十四年而此則二月
癸未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未足者四十日故尙稱
七十三年然則以古人紀年之法論之君今年六十有
一乃眞六十也其稱慶不亦宜乎雖然樾竊不知諸君
子何以壽君夫風語華言瓌璋而連犴豈友朋切直之
誼哉君前服官於吳有惠政未究厥施人感惜之有令
子廣庵觀察以名進士秉鞭而作牧天殆使之成君未
竟之志乎樾山中人不能聞世閒之事此固非所論也
惟見君數年來夷然曠然不以外物滑其天和室以內

禊文二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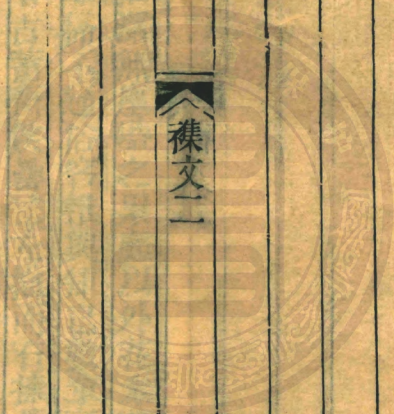
琴書雅潔無塵壒之累庭以外花木蕭疏有窈窕之致
閉門却掃不通俗客惟與知己數輩不衫不幘笑傲其
閒性嗜古蓄齊侯罍二左抱而右擁是稱抱壘生積金
石文字數十卷鉤摹而精刻之手爲題跋考其本末訂
其異同是稱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藏秦漢以來公私
印章不下千餘亦摹而鏤之版以詒好古之士夫天下
之物莫壽於金石而金石又託君之書以壽於世然則
君之壽豈有涯歟方君稱觴之日樾適在西湖謁經精
舍廡樓不獲廁諸賓之末因書此言以獻其前所陳明
補祝六十壽之合乎古禮其後所陳見君之頤性養壽

者固自有在而極之所以祝君者亦非尋常擊祝之前也

春在堂禘文二

禘文二

三



春在堂禘文一
春在堂禘文二
春在堂禘文三
春在堂禘文四
春在堂禘文五
春在堂禘文六
春在堂禘文七
春在堂禘文八
春在堂禘文九
春在堂禘文十

